



密林枪声

陈杰 著

# 密林枪声

陈杰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1983年·北京

---

**密林枪声**

**陈杰 著**

·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一〇二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 6.75印张 151千字

1983年10月第一版 198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4,200册

**统一书号：10267·9 定价0.60元**

# 目 录

- 引 子 日寇铁蹄踏东北 抗联血肉筑长城 ..... 1
- 第一回 返家乡肩负重任 归故里人去屋空 ..... 4
- 第二回 松江河追船遇险 石壁口队伍扎营 ..... 17
- 第三回 掏狗窝旗开得胜 惩汉奸大快人心 ..... 27
- 第四回 耿溜屁县城送信 冯铁匠怒杀兽兵 ..... 38
- 第五回 王永春力挑四寇 谷正荣双枪阻敌 ..... 50
- 第六回 游击队飞渡天险 张二犟雨夜除奸 ..... 60
- 第七回 杀洋兵宝刀传世 捉敌哨空手夺枪 ..... 70
- 第八回 小石头夜闯深山 冯铁匠误陷虎口 ..... 82
- 第九回 斥敌寇大义凛然 施谋略小野用计 ..... 91
- 第十回 三角岔伪军涉水 石壁口午夜突围 ..... 100
-

第十一回	曲占先潜身遁迹	顾烩子捕影追踪	·····111
第十二回	遇伏兵小野失策	追穷寇勇士负伤	·····120
第十三回	跳悬崖险中遇救	猎猛兽血溅密林	·····130
第十四回	捉特务雪中搏斗	卖野味冒险进城	·····141
第十五回	开洋行叛徒上任	闹县城虎穴除奸	·····154
第十六回	迷魂套战友重逢	黑松镇乔装侦察	·····163
第十七回	送贵客自投罗网	迎佳宾血肉横飞	·····175
第十八回	炸军火小队奏凯	传喜讯主力出山	·····192
第十九回	秦致中倾吐肺腑	张二犁暗设伏兵	·····202
第二十回	东边道小野弃尸	取县城风展红旗	·····213

## 引子 日寇铁蹄踏东北

### 抗联血肉筑长城

大墙上贴着一张布告，上面写着：

共党首脑，抗日巨魁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支那河南省确山县人，系共产党长白山抗日联军总指挥。于近日在东边道讨伐作战中，遭关东军击毙。望其残部旬日之内，缴械投降，归顺满洲。愿返归故里者，发给路费，不咎既往；愿与日、满合作，共建王道乐土者，论功行赏，委以官职；敢于顽抗者，必遭聚歼。

关东军老县城地区讨伐司令官

小野正雄

昭和十年九月廿五日

围观布告的人眉头紧皱，脸色阴沉。有些人低下头，偷偷抹着眼泪。看完布告的人都沉默不语，悄然离去。他们担心混在人群当中的敌人特务，跟踪盯梢，招来灾祸。

大墙的斜对面是一座很大的院子，垒着高高的围墙，围墙上还架着铁丝网。大门旁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虎视眈眈地望着围观布告的群众和过往行人，果然是戒备森严，一派杀气。这就是日寇设在老县城地区的讨伐司令部。

院子当中有一座铁瓦盖顶，水泥抹面的日本式二层楼。此刻楼上那间豪华宽敞的办公厅里，有一个身着将校呢军

服，佩戴陆军大佐肩章的人，面对临街的窗戶，背着双手肃立着。过了一会儿，他把脸贴在玻璃上朝院外窥望着。他的目光在围观的群众身上一扫而过，然后落在那张布告上，阴沉的脸上露出一丝狞笑。这个人就是日寇老县城地区讨伐司令官小野正雄。

小野正雄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曾在陆军省里任职。“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往我国东北，在关东军司令部充任作战参谋。由于他对山地作战很有研究，一年之前被调来老县城地区就任讨伐司令官。他来到老县城之后，便大刀阔斧地推行三光政策。归屯并村，实行十家连坐，制造无人区，妄图割断抗日联军与广大群众的联系。随后又调来一营伪军，一面协助防守老县城，一面协助鬼子兵进山讨伐扫荡。

我抗日健儿在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指挥下，避开敌人锋锐，撤进长白山心脏地带，在漫无边际的原始森林里与日寇浴血苦战，辗转周旋。

我军主力离开老县城地区以后，小野误认为这是他的功劳。迅速向敌人东边道司令部呈送报告：“老县城地区已治安确定，整肃完成，根绝匪患……”

小野的报告呈上去不久，就接到敌人东边道讨伐司令部的通令嘉奖电报，小野晋升一级，由中佐升为大佐。于是他更加得意忘形，便异想天开的编造出击毙扬靖宇的谎言，企图用一纸布告捕杀诱捉我抗日爱国人士。

小野站在窗前正在欣赏着自己的得意杰作。他已窥望多时了，两道凶狠的目光在围观布告的人群中反复地扫来扫去，没有发现有可疑份子，心里不免有些大失所望。但是他很明白：老县城地区的风平浪静，只是暂时现象，决不能延续很久，正象暴风雨到来之前那样平静，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激烈的拚

杀与搏斗。他不敢再多想了，慢慢地闭上眼睛。

这时写字台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铃声立刻充满空阔肃静的办公厅。小野以军人惯有的警觉性，疾速转过身，大步跨到写字台前。他拿起电话：“嗯，我是小野司令官，什么……抗联游击队袭击了白龙背……不可能吧？噢，有人逃了出来！要细。要细。刘祥，你的陪他一起来吧。”

小野放下电话，坐在写字台后面的皮转椅上，红润的脸色逐渐变成铁青，喃喃自语地说：“风暴果然来了，而且来势甚为猛烈……。”他慢慢地闭上眼睛。



## 第一回 返家乡肩负重任

### 归故里人去屋空

秋风瑟瑟，落叶飘飘。

长白山林海深处的密营里。面色黧黑，身材瘦削的东北抗日联军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同志，正在给即将出发的游击小队讲话。他操着宏亮的豫南口音说道：“同志们，你们这支只有十几个人的游击小队，要象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入日寇严密封锁、控制的老县城地区。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开展武装斗争。还要配合主力，牵制敌人，粉碎日寇即将开始的冬季大讨伐。最近，敌人老县城地区讨伐司令官小野贴出一张布告，说是在一次追击战中将我击毙……”

战士们听到这里，发出欢快的笑声。靖宇同志继续谈笑风生地说：“我还仍然很健康的活着。小野的布告只不过是自欺欺人，你们一到那里，敌人的谎言就被立即揭穿，敌人的阴谋就会立即破产……当然，敌人力量暂时还很强大，你们还会遇到很多困难。敌人推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以来，在老县城一带制造很多无人区，你们首要的任务就是找到群众，只有找到群众才能生存，生存下来才能开展工作。我的话就讲这些。祝同志们旗开得胜，捷报频传。我代表一路军党委，欢送同志们奔赴新的战场。”

杨靖宇同志讲完，向同志们敬个军礼。游击小队队长谷正荣立即率队出发。他们离开密营，沿着林中的羊肠小路朝

老县城方向疾速前进。在途中度过了三个昼夜，便进入老县城所管辖的地界。

这日，天高气爽，云淡风轻。一场阵雨过后，长岗岭大森林里到处都飘散着松节油的芳香，队伍停了下来，在林中草地上休息。谷正荣对同志们说道：“我们已经进入老县城地区，随时都有与敌人讨伐队遭遇的可能性，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隐蔽，尽量做到以小的损失换取大的胜利……”

战士们解散后，谷正荣便和副队长朱荣顺登上一座陡峭的山头，透过林木的空隙朝下面望去，隐约可见一条金色的公路在崇山峻岭间，蜿蜒起伏，伸向远方。

这条公路的起点是铁路线上的向阳镇，向东延伸，直达长白山心脏地带。它连结着二九一十八个村庄，两座大镇。远在清朝道光年间，这里仅有一条能行骡车轿马的狭窄官道。因为在当时这一带都属于皇帝的禁苑，白头山上的天池是满清始祖的发祥之地。朝廷每年都派出官员，带着猪羊三牲，来在池畔望空遥祭。那时候圣旨一下，百姓遭殃，不但要修桥铺路，还要黄砂垫道洒水净尘。直到那长龙似的仪仗，吹奏敲击着祭祖的古乐，从官道上慢慢走过去之后，山里的百姓们才敢回到家里去莳弄田园或挖参采药。

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党领导的抗日斗争，风起云涌般地在长白山区开展起来。日寇闻报慌了手脚，抓劳工，派捐税，将原有的“官道”展宽延长，改名为“国道”，使敌人的汽车能直接开进长白山心脏地带。

谷正荣指着下面的公路说：“这条路就是日寇进山讨伐的生命线、输血管。敌人为了确保公路畅通无阻，不断抽调兵力，沿途巡逻……今后，我们小队就要围绕着老县城和这条公路与敌人展开斗争。这条路经过两座大山，一座叫堆云

峰，一座叫紫霞岭，这两座大山无形中把公路切成三段。两座山下都有一个大镇。堆云峰下面是白龙背，紫霞岭下面是黑松镇，两镇的中间是老县城。敌人以老县城为中心，划成方圆三百里的讨伐区。杨总指挥已经讲过，我们到达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群众，站稳脚根，开展工作，打击敌人。”

朱荣顺望着公路，皱紧眉头，说道：“鬼子推行了三光政策，很多屯子变成废墟，看来，寻找群众的任务比杀敌作战还要艰巨。”谷正荣点着头说：“对哟！这个任务是比杀敌作战还要艰巨。不过，也有个有利的条件。这里是我的故乡，我对这里的地理环境比较熟悉，不妨先回去一趟，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朱荣顺苦笑着说：“你的故乡翡翠滩，只不过是个巴掌大的屯子，有三十几户人家，离白龙背很近，恐怕不易逃出敌人魔爪，很可能早已变成无人区了。”谷正荣的脸色阴沉下来，叹了口气，说道：“不管怎么样，我先回去看一看。那怕能找到一个人，我们就能站住脚根。找不到人，再另想别的办法。”朱荣顺说：“也只好去冒一次险了。”

当天，谷正荣便离开长岗岭密林，踏上重返故乡的归途。

长岗岭离翡翠滩只有三十几里。日偏东南的时候，谷正荣登上堆云峰山顶，遥望故乡翡翠滩，如在眼前一般，不由得思绪万千，想起往事。

二十七年前，谷正荣就出生在这个屯子里，不知在多少辈子以前，就靠种田谋生，放山吃饭。他从小就跟着父亲下河打鱼，上山打猎，自幼练就一手好枪法。正当他在老县城里的中学读书时，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老县

城虽然是一座偏僻的山城，却也闹得兵慌马乱，人心惶惶。不知从啥地方冒出一些乌七八糟的人，在大街上插旗招兵，嘴里说些冠冕堂皇的话，扬言要收复失地，杀敌抗日。过了几天，真的拉起一拨队伍，把老县城闹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鬼子一来，他们不但不抗日，反而当了汉奸。谷正荣不能继续读书了，就回到家里种田。后来他的老师霍长燃来了一封信，谷正荣就拿着这封信去投奔磐桦抗日游击队。从此，便跟着杨靖宇同志，转战在长白山的深山密林里。几年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艰苦环境的磨炼中，谷正荣逐渐成长起来，由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变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如今受党的委托，领导的派遣，率领一支游击小队，来到老县城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看来，肩上的担子不轻啊！他边走边想，迳直下了堆云峰，不知不觉来到了翡翠滩屯子外面。

翡翠滩是一个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小屯子。松江河似一匹脱缰野马绕屯而过，朝远处的深山峡谷之中流去。由于山高水急，河水总是奔腾不息，响若雷鸣。谷正荣钻进一片灌木丛中，仔细听了一阵，除了轰然作响的河水声之外，屯子里几乎是鸦雀无声，没有丝毫动静。因为不了解情况，不敢贸然进屯，只好在树丛里慢慢往前移动，离房屋更近了，仍然听不到鸡啼狗叫。此刻正是做晌饭的时候，朝空中望一眼不见一缕炊烟，他心里有些犯疑，莫非这里真的变成了无人区……来到一座草屋门前，辨认多时，才认出这是刘大叔的家，心里一惊，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窗破了，门倒了，满目荒凉，惨不忍睹。进院一看，簷下结满了蜘蛛网，这里早已无人居住了。

谷正荣离开刘大叔家，又往前走，来到寡妇郭四婶屋前，这里的景象更是惨不忍睹了。房盖已被揭掉，梁柱已被

拆走，只剩下光秃秃的两堵山墙。谷正荣心里的疑团立时解开了，敌人在这里推行三光政策，乡亲们都被逼走了。他拐过郭四婶的家，猛一抬头，惊得目瞪口呆。自己家那两间草屋也被拆毁。虽然父母早已去世，舅舅搬到这里来住，如今也不知去向了。返回身又看见大道旁堆积着很多檩子、椽子、屋梁、柱脚……另外还有一些躺箱炕柜之类的木器家具。他心里暗自琢磨，这些家具木料为什么要堆在路边呢？这又是个难解之谜！

正在这时，从远处传来銮铃声响。谷正荣扭头朝屯外望去，只见大道上烟尘起处，闪出一辆四套马的胶轮大车，疾驰如飞，直奔屯里而来。谷正荣急忙往后撤身，躲进破屋框子里，拔出大镜面盒子枪，暗观动静。

大车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车老板儿，一个是跟车的。他二人都是三十来岁年纪，身上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衣裳。大车来在木料堆前，老板跳下车，将手中的大鞭子朝空中一甩，鞭梢挽了一个花儿，发出清脆的响声。四匹马象钉子钉在地上，纹丝不动，两个胶轮也停止滚动。谷正荣暗暗称赞，车把式真是行家里手啊！

老板儿见牲口停住，又朝前套的梢子马抽了一鞭子，三匹马刷地一下窝回头，胶轮车原地不动转了回来。然后把大鞭杆往车辕上一插，冲跟车的望一眼，说道：“刚刚晌午，歇口气儿，抽锅烟再装车干活。”说完便从怀里掏出一个绣花烟荷包，装了一锅烟，含在嘴里，坐在树下吸了起来。

跟车的人朝四处扫一眼，露出惊讶的神色，他冲破房框子墙角下努努嘴，放低声音说：“二哥，反正是包工活计，一天两趟，早干完早收工，运回这趟再回家歇着吧。”车老板儿一怔，喷出嘴里的浓烟，不以为然地说：“你别跟我挤眉弄

眼的，我张二擗走的直，行的正，不偷，不摸，不抢，凭力气干活吃饭，还怕什么？此处不养爷，爷还有去处，到哪儿都摆弄牲口。你呀，就别多操心了，快坐下歇着吧。”跟车的一听，摇了摇头，露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又斜起眼睛朝墙角望望，既不敢独自去装车，又不敢坐下歇着，只好愣愣地站在车旁。

老板儿吸罢一锅烟，在鞋底上磕掉烟灰，说道：“你呀，虽说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可胆子比芝麻还小。吃热饭怕烫，吃蜂蜜怕蜇，唉！真叫我说啥是好哇！来，装车吧。”他二人说的这些话，全被躲在暗处的谷正荣听得清清楚楚。知道车老板儿是个刚强汉子，铁打的性格。而且也知道他们是给别人家当雇工，打发到这里来运木料。便收起枪，走出来，和言悦色地叫道：“二位大哥，你们是往哪里运木料啊？”车老板儿挺直腰，瞅了一眼，说道：“往白龙背里运，镇长家里要盖房子。”跟车的一听，有些焦灼不安，忙冲车老板儿递眼色，示意他不要再多说了。谷正荣又问道：“这里满山是树，为什么不用新料盖房子……。”车老板儿瞪起眼睛，说道：“这个季节，在山上放倒树也运不到镇里去。一归屯这些房子就没人住了，拆旧料省工省钱，这种一本万利的买卖谁不愿做！”跟车的更急了，不住地冲老板儿暗打手势，劝阻着说：“这年月还是少管闲事吧。”车老板儿的火气更大了，怒吼着说：“白龙背里的人谁不知道我张二擗，胎里带来的脾气，心里有话存不住。”谷正荣点了点头，又问道：“张二哥，运木料到底是盖房子，还是做买卖？”张二擗说道：“盖房子是假，做买卖是真。反正是镇长一句话，就派人领着我们来拆房子，运木料。”谷正荣问道：“是谁领你们来这里拆房子、运木料呢？”

车老板儿扭头朝房框子周围扫一眼。最后，他那愤怒的目光落在墙角下的狗窝上，抬手一指，说道：“就是他领着我们来这里拆房子、运木料！”谷正荣顺着车老板儿手指的方向一瞧，只见山墙下面有个狗窝，狗洞口露着一张煞白的脸，两个眼珠儿正凝视着张二攀。

谷正荣看见狗窝里有人，往后一撤身从怀里拔出枪，喝道：“出来！”狗窝里的人磨磨蹭蹭，哆哆嗦嗦地爬出来，冲谷正荣深深一躬，垂手而立，故露笑脸，说道：“长官，小的是奉上司差遣，不敢不来呀！至于这木料吗……您不让运，我们就放空车回去。”谷正荣用枪一指，冷笑道：“不讲清楚，今天就别想回白龙背！”那人哭丧着脸，哀求着说：“长官，你我素不相识，既无冤仇，也无怨恨，井水河水，各不相犯，您这是……”谷正荣早已怒不可遏，气愤地说：“我是翡翠滩的人，这里有我的家。你们拆房子、运木料，我有权干涉！快讲实话，你是衙门的汉奸，还是财主家的走狗？”“哎，我……说起来一言难尽哪！兄弟只不过是在镇公所里跑腿学舌，混碗饭吃，嘻嘻……混碗饭吃。”谷正荣笑道：“看来你这碗饭一定吃的很好。这年月没有靠山是很难在敌人衙门里混饭吃的。”“不，不，兄弟确实凭跑腿学舌吃饭，没有什么靠山……”车老板儿一斜身儿，跨到他面前，怒吼道：“耿溜屁！别在生人面前说谎话了，没有靠山你凭什么本事能进镇公所，你姑父不是鬼子眼里的红人吗？”谷正荣接着说：

“对呀！快说，你姑父是谁？”

耿溜屁见车老板亮出底牌，立时垂下脑袋，再也不言语了。谷正荣说道：“原来是镇长的内侄呀！不然很难受到重用。快说，这屯子里的人都到什么地方去了？”耿溜屁一怔，转了转眼珠儿，呲牙一乐说道：“长官，您问这屯子里的人哪，

当真人不讲假话，都一步登天，享福去了。“谷正荣说：“不要啰嗦，快讲出他们的下落！”耿溜屁笑道：“他们都离开这地不产粮、鸡不下蛋的穷乡僻壤，搬进白龙背里去了。”谷正荣说：“人们搬进白龙背，都靠什么生活？”耿溜屁思索一下，露出深表同情的神态：“唉！反正是苍天有眼，饿不死瞎麻雀。人们在镇里做生意，卖苦力……”谷正荣暗想：敌人正在推行三光政策，绝不会大发善心，放下屠刀。乡亲们很可能遭了毒手，于是又怒声问道：“乡亲们到底是怎样离开翡翠滩的？你要从头到尾讲清楚，说明白，若有半句谎言，让你变成枪粪！”

耿溜屁头上刷地冒出一层冷汗，咕冬跪倒在谷正荣面前，叩头作揖，指天发誓地说：“长官，长官，小的刚才说的句句都是实言，有半句假话，我断子绝孙，必遭雷殛！”谷正荣没说什么，只是用逼人的目光盯着耿溜屁。耿溜屁怕谷正荣不相信，扯扯车老板儿的袖子，哀求着说：“长官若是不信，可以问问二犟哥……”张二犟一甩袖子，闪向一旁。谷正荣朝车老板儿望一眼，只见他脸色铁青，虬筋暴跳，气撞心头，怒火填胸，逼视着说：“你恶贯满盈，罪有应得，我不做证人！”

耿溜屁跪爬几步，爬到跟车人的面前，哀求道：“李家大兄弟，你，你帮我说几句好话吧！”跟车的倚在车耳板上望望张二犟；张二犟冲他一瞪眼，望望谷正荣。谷正荣满面怒气。弄得跟车人有些进退两难，不好开口。正在这个当口，耿溜屁猛然站起身跳到车上，抓起大鞭子，啪啪狠抽几下牲口，四匹马一撒欢儿，登开蹄子，朝屯外狂奔而去。

车老板儿急了，他撒开腿朝前追去。谷正荣赶紧上前扯住他的胳膊，说道：“张二哥，你又来了犟劲儿，脚程再



快，也追不上牲口呀！”张二擗收住脚步，望着谷正荣说：

“你为啥不开枪！”谷正荣听张二擗说得有理，举起枪瞄准坐车逃跑的耿溜屁。大车仍在射程以内，只要食指一动，耿溜屁休想活命。可是，谷正荣转念一想，感到不妥，队伍没站稳脚根，决不能先惊动敌人，急忙放下枪，锁上机头。车老板儿却急促地说：“你怎么不打呀！快让他脑袋开花儿，给乡亲们解解恨，出出气吧！”谷正荣笑道：“暂留他多活几天，我们中国有句古语，叫做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总有一天要算清这笔帐。这里离白龙背很近，枪声一响会惊动敌人，我可以一走了事，只是担心你们二位……”车老板儿听罢，感激地说：“还是你想的周到。可是耿溜屁跑回到镇里也要惊动敌人，准要去警察署报告……”谷正荣思索一下，笑道：

“他可能去报告，也可能不敢去报告。因为他一报告就得叫他带路出镇，捉不住我，兴师动众地白跑一趟，他也不好收场。”

车老板儿和跟车的全点了点头。谷正荣收起枪，对张二擗说道：“你真是心直口快的人哪！”张二擗哈哈笑了起来。谷正荣又问道：“谈了这半天了，你们还不知我的底细吧？”张二擗说：“知道，知道，你刚一搭话，我一听语气，就知道你是从山上下来的人。老弟呀，实话当你讲吧，我要不是有家眷拖累着，也早跟你们上山打游击去了。乡亲们盼着杨司令的队伍快快打过来，惩治一下那些汉奸走狗！”

三个人坐在树下谈了一阵，谷正荣又详细地问道：“张二哥，你知不知道这屯里的人，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张二擗脸上笑容立刻消失，沉痛地说道：“唉！乡亲们可真惨哪！不象耿溜屁讲的那样都享福去了，敌人归屯那天，叫乡亲们